

## 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考釋\*

聶鴻音\*

### 提 要

本文解讀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譯本《近住八齋戒文》，順便猜測西夏人翻譯所據的漢文原書出自遼代。書中在中原傳統八關齋戒的基礎上融入了一些密教成分，反映了佛教史上顯密融合趨勢的早期情形。

**關鍵字：**佛教、八關齋戒、西夏

---

2012.02.01 收稿，2012.5.20 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黑水城西夏文文獻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0& ZD081)資助。



(近住八齋戒文)<sup>4</sup>及「𪗇𪗇𪗇𪗇𪗇𪗇𪗇𪗇」(天盛丁丑九年七月日施)，知為 1157 年西夏某人所施印。初裝本曾脫膠散落，後又經人用紅線重新裝訂，導致頁次多有錯亂，所幸全書頁面保存基本完好，唯缺首頁開頭的六行及中間的一行。

5964 號為卷子裝抄本，已斷為不相連的兩截，存 79 行，行 20 字。卷尾題「𪗇𪗇𪗇𪗇𪗇𪗇𪗇𪗇」(近住八戒齋文)及「𪗇𪗇」(校同)二字。現存部分約為全書的三分之一，內容相當於「弟子曰能時闍梨作如是念佛菩薩各自身放光明」至「受此八戒而為齋之人福德無量」，以及「作一切有情皆令成佛之想破惡見論」至卷尾。全書用熟練的草體字抄成，辨識不易，但可看出其間有 4 處與 733 號刻本不同。

兩個本子的現存部分都沒有提供漢文本原作者、西夏譯者和施主的信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卷尾的那首七言偈，可以漢譯作：

奉詔略明近住義，甘露點滴擊法鼓。所獲福德皆無遺，有情當共得佛道。

這是漢文原書作者在編完《近住八齋戒文》時寫下的結語，其中「奉詔」兩個字表明該書是遵照皇帝旨意編成的。由此看來，那位佚名的作者必然是一位曾得到某朝皇帝寵信的高僧，他的在世時間不晚於西夏譯本印施之前的 12 世紀上半葉，而且，那位未知的皇帝一定對佛教的齋戒感到興趣，而這位和尚本人也在這方

<sup>4</sup> 西夏「𪗇」(文)字在這裏有可能只是用在書題後面的「類別標記」，並沒有具體的辭彙意義，所以實際的書題或許是「近住八齋戒」。西夏文獻裏同樣的情況還有「𪗇𪗇𪗇𪗇」(孟子文=《孟子》)，見科羅科洛夫和克恰諾夫《西夏譯漢文經典》(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頁 111。

面做過些研究和宣傳工作。

通過翻檢史料可以感覺到，最符合上述條件的人應該是遼代著名學僧思孝。

思孝俗姓郎，生卒年不詳，半路出家於覺花島海雲寺（在今遼寧興城）。以其「行業超絕」贏得遼興宗寵信，賜號「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受舉國尊崇。重熙十七年（1048）住持縉雲山，興宗還曾差人前去探望。<sup>5</sup>思孝一生著述頗豐，高麗僧義天曾搜集了21種，37卷，著錄於《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二，然而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好像一部也沒有保存下來。目前我們能見到的思孝作品只有他於重熙二十二年（1053）奉詔為沙門德雲所編《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撰寫的一篇序言<sup>6</sup>，其中沒有多少關於他本人思想的信息。

在義天提供的思孝作品目錄中，除去有關《華嚴》、《涅槃》、

---

<sup>5</sup> 思孝的生平資料僅見金王寂《遼東行部志》的一段記載：「癸卯。是日得《海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花島山海雲寺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姓郎，名思孝，蚤年舉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緇，已而行業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尊崇佛教，自國主以下，親王貴主皆師事之。嘗錫大師號曰『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興宗每萬機之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先以詩挑之曰：『為避綺吟不肯吟，既吟何必味真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師和之曰：『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來批見過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饒萬國猶難敵，一智寧當三智深。』二相謂杜令公、劉侍中也。後遇天安節，師題松鶴圖上進云：『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枝中。四時有變此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師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山，住持縉雲山，興宗特遣閭門張世英齋御書并賜香與磨絲等物。書云：『冬寒，司空大師法候安樂？比及來冬差人請去，幸望不賜違阻。』末云：『方屬祁寒，順時善加保攝。』詳其始終，問訊禮如平交，非當時道行有大過人者，安能使時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載一遇，豈偶然哉？」

<sup>6</sup> 野上俊靜，《遼代學僧思孝——房山石經介紹之一》，《佛教歷史與文化：佛教史學會三十周年紀念論集》（京都：佛教史學會編，1980）。

《法華》等著名經典的注疏和科文之外<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那幾部講述佛家儀軌的著作，概有《發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懺悔儀》四卷、《近住五戒儀》一卷、《近住八戒儀》一卷、《自誓受戒儀》一卷、《諸雜禮佛文》三卷、《自恣緣》一卷、《釋門應用》三卷、《持課儀》一卷（《大正藏》55，頁1174下欄<sup>8</sup>）。當然，僅憑書題的相近我們自不敢妄言《近住八齋戒文》就是思孝的《近住八戒儀》，但是這份目錄畢竟提示我們，本文介紹的這個西夏文本有可能是從遼代作品轉譯來的。此前索羅寧的研究已經表明遼代的「華嚴禪」思想曾對西夏施加過一定程度的影響<sup>9</sup>，那麼，我們設想遼代盛行的「平民化」齋戒儀軌也同時被西夏人所接受，似也並非全無道理。

在存世的藏經中還沒有發現與《近住八齋戒文》完全對應的漢文原本。從西夏譯本看，這部著作的主體內容是對八關齋戒受持儀軌的描述和解釋，有些記述與存世的經典不盡相合。書中明確徵引了前代佛教著作近二十種，儘管少量引文還不能得到十分圓滿的解讀，但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就像許多東土佛教撰述那樣，其中有些文字並非直接來自原始經典，而是來自其他佛教著作的轉引或轉述。例如文中徵引《善生經》：

<sup>7</sup> 這些著作包括：華嚴經玄談鈔逐難科一卷，華嚴經修慈分疏二卷，華嚴經略鈔一卷、科一卷，涅槃經後分節要一卷，法華經三玄圓讚二卷，法華經圓贊科一卷，金剛般若經科一卷，大寶積經妙慧童女會疏三卷，大寶積經科一卷，觀無量壽經直釋一卷，報恩奉盆經直釋一卷，八大菩薩曼陀羅經疏二卷、科一卷。見《大正藏》第55冊，第1166頁上欄至1172頁下欄。

<sup>8</sup> 本文徵引佛典均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括號裏標出的是引文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的位置。下同。

<sup>9</sup> K. Solonin, "The Glimpses of Tangut Buddhism", И.Ф. Попова сост. *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2.

《善生經》云：善男子、善女人欲持八戒齋，若自身在執、有惡意律儀，齋日當作莫行之方便。<sup>[1]</sup>

本段文意不見《長阿含經》卷一一及《中阿含經》卷三三所錄《善生經》，惟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敕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大正藏》53，頁933下欄）

在多數情況下，即使現有原典存世，《近住八齋戒文》的引文也可能另有來源。如文中在解釋「食量」時說：

《增一阿含經》云：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這首偈不見今本《增一阿含經》，僅見《法苑珠林》卷四二（《大正藏》53，頁612下欄）、《釋氏要覽》卷一（《大正藏》54，頁275上欄）等處徵引，其中「患苦」語序與《法苑珠林》相同，而《釋氏要覽》作「苦患」，似乎表明這首偈是從《法苑珠林》轉抄來的。

另一種情況是，即使原典保存了相關內容，但《近住八齋戒文》的引文也似非直接來自原典，而是來自《法苑珠林》。例如文中在解釋齋戒福德時自稱徵引《優婆塞戒經》：

彌勒佛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五濁時一日一夜[受齋]。

考《法苑珠林》卷八八（《大正藏》53，頁932上欄）引《優婆塞戒經》作「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而《優婆塞戒經》卷五（《大正藏》24，頁1063中欄）作「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其中沒有「五濁」一詞，自

然不如《法苑珠林》貼切。

事實上，《近住八齋戒文》的典籍徵引見於《法苑珠林》的已經佔到了十之七八。儘管有少量引文的來源還不清楚，但我們已經可以相信，這部書的作者在編纂過程中恐怕並沒有博覽群經，而僅僅是參考了《法苑珠林》之類的佛教類書，甚至還依據了某些目前尚無法查證的民間傳授。根據這樣的認識，我們不妨把《法苑珠林》作為解讀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的主要參考資料，也就是說，如果有某段文字既見於原始佛典又見於《法苑珠林》，我們也傾向於認為後者是其實際來源。當然，把引文的最早出處放在次要地位，這種做法與通常的漢文古籍整理慣例不同，那是因為本文的目標是對西夏文本提出翻譯的依據而非對漢文佛教經典做出訓解。

對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的解讀實際上是對那部已佚漢文原書的「構擬」。當然，我們提供的漢譯文固然可以盡最大可能再現漢文原書的總體意義和語言風格，但是並不能保證和原書字字不差。下面的全文解讀以俄藏 733 號刻本為基礎，參校俄藏 5964 號草書抄本，兩者間的異文以脚注形式注明，733 號的殘缺文字以 □ 號標識，原件的雙行小注改排單行並以括號標識。每段漢譯文後面另附有注釋，目的是展示漢譯的文獻依據。注釋中徵引佛典據《大正藏》，但對原書的標點有改動。

原文：

此戒嚴淨殊勝嚴難與世網垢禪觀散離概能，能離  
緣假善惡。善惡嚴難，嚴難難離，假假能離，緣緣嚴難。

散級<sup>10</sup>毘離，級散誦頌。級散誦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頁，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漢譯：**

夫釋迦教主一世所說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三學，即戒定慧也。  
 慧以絕障，出乎三界，定超欲界，戒脫惡趣。三戒相輔，以戒為  
 本，出乎流轉，乃至無上菩提。戒有二種：一，長時所持之戒，  
 他書中廣……猶如英雄一戰而敵軍常北者，是近住八齋戒也。<sup>[1]</sup>  
 持此戒意在渡生，故得無上菩提，何需更言其他樂趣？故《四天  
 王經》云：佛說：

六齋神足月，受持清淨戒。是人壽終後，功德必如我。  
 [2]

<sup>10</sup> 散級（三戒），據上文文意當作「散繼」（三學）。



六齋日者，《提謂經》云：佛與提謂長者言，每月有六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日也。此是六至日。諸天鬼神閻羅王等於此六日，上自人，下至鳥獸鬼龍，伺察善惡，告四天王，依次至於帝釋。覆校福禍，敕閻羅王等，於孝順父母、齋戒修善者除其鬼簿，增壽益算，入於生天；於不孝父母、不齋戒、不修善而造罪者錄之鬼簿，減壽除算，入於受報。<sup>[3]</sup>

注釋：

- [1] 「戒有二種」以下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引《大智度論》：「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懦夫為將，雖復將兵終身，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大正藏》53，頁932上欄）按《大智度論》卷一三於「卒無功名」上有「智勇不足」四字。（《大正藏》25，頁160中欄）
- [2] 此偈不見今本《四天王經》，惟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及《大智度論》卷一三徵引。首句「六齋神足月」，《法苑珠林》誤作「六齋神足日」（《大正藏》53，頁932上欄），《大智度論》作「六日神足月」。（《大正藏》25，頁160上欄）
- [3] 本段文字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徵引：「《提謂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眾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不，

平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眾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即生天。上即敕四鎮五羅大王司命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羅四王、地獄王、阿須輪諸天，案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大正藏》53, 頁 932 中欄至下欄)按《提謂經》今有敦煌寫卷存世，其中 S.2051 號殘存部分相當於「[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以下<sup>11</sup>，文字略有不同。

原文：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𣵒。

漢譯：

<sup>11</sup>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1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頁 552。

神足月者，《賢愚經》云：「臘月也。其月諸佛如來降伏外道六師，顯現神變」，<sup>[1]</sup>故曰神足月。因是攝持敗邪興正之時，故受持齋戒則福德多也，猶菩提樹年年值佛涅槃之日葉落，年年成正覺之日於金剛座上放舍利光，諸天皆受花雨之時也。<sup>[2]</sup>此時以後，亦可受持齋戒。《正法念處經》云：「閻浮提人作善作惡時，地神、虛空神、諸天王得依次相告，乃至頂上」<sup>[3]</sup>，故豈可不持齋戒？

受持清淨戒者，如欲水體澄淨，濾其渣滓，而為淨水，欲戒體純善，息其諸惡，令持者離苦而得清淨，故曰清淨戒。

是近住八戒者，梵行具足，近住出家之八戒也。近乎聖者阿羅漢，故亦曰近住。<sup>[4]</sup>

#### 注釋：

[1] 諸佛如來降伏外道六師顯現神變，事見《賢愚經》卷二《降六師品》。（《大正藏》4，頁360下欄至366上欄）

[2] 《法苑珠林》卷二九引《西域記》：「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正覺。佛方就之，仍為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甃壘以崇固之，東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華，充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調睹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大正藏》53，頁502中欄）按《法苑珠林》本段文字乃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八轉述而成，參看《大正藏》第51冊第915





- [1] 《法苑珠林》卷八八：「《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敕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大正藏》53，頁933下欄）
- [2] 本段文字出處未詳。
- [3] 闍梨，西夏字面作「師主」。《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卷二：「闍梨憶念，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兩足尊，盡形壽歸依法離欲尊，盡形壽歸依僧眾中尊。」（《大正藏》24，頁968中欄）此處據以譯作「闍梨」。按「闍梨」即「阿闍梨」(ācārya)省稱，華言「軌范師」。
- [4] 《法苑珠林》卷八九：「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大正藏》53，頁936下欄）《大智度論》卷一三作：「受一日戒法：長跪合掌，當如是言：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二如是三歸依。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二如是三歸依竟。」（《大正藏》25，頁159中欄）按阿闍梨與弟子以「方便」、「善哉」對答一事不見存世佛教經典，本段文字似另有來源。

原文：

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



(散紳鞞祗，鞞鞞)：衍鞞。(鞞鞞)鞞鞞鞞。

### 漢譯：

次當說歸依三寶行相。《優婆塞戒經》云：「云何三歸依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也。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能令得之，能稟受之」<sup>[1]</sup>，故歸依諸佛、正法及一切聖賢僧眾也。《薩婆多論》云：「問曰：『佛法無量，緣何但歸依三寶而不增減耶？』答曰：『從境攝義無數，廢三則義闕，故定為三。』」<sup>[2]</sup>此戒乃一切諸戒之根本，故不得不受。身及所受用一併施諸三寶，世世敬奉，直至成佛，不離不棄。當發願：自今日始，能不歸依邪魔諸天神鬼邪教外道否？弟子曰：能。此為歸依大乘三寶戒。

次當受大乘近住八戒。《大智度論》及《文殊問經》云：弟子依師言當如是說：聞梨憶念，如諸佛如來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淫佚，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淫佚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著瓔珞塗香、不觀樂歌，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瓔珞塗香、不觀樂歌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坐高廣大床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廣大床上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sup>[3]</sup>（三說）。（師曰）方便。（弟子）曰善哉。

次當令念《十住婆沙論》偈：

殺盜淫妄語，飲酒及華香，瓔珞歌舞等，高床過中食，  
聖人所舍離，我今亦如是。以此福因緣，一切共成佛。<sup>[4]</sup>



(三念)。(師曰)：方便。(弟子)曰善哉。

注釋：

- [1] 以上見《法苑珠林》卷八七引《優婆塞戒經》：「如汝所問，云何三歸者，善男子！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真實解脫。僧者，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大正藏》53，頁925中欄至下欄）按《優婆塞戒經》卷五同，惟「三歸」作「三歸依」（《大正藏》24，頁1061中欄），是。
- [2] 本段文意不見《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僅見《法苑珠林》卷八七引《薩婆多論》：「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答曰：若廢三從境，境別塵沙；若廢境從三，三歸攝盡。」（《大正藏》53，頁925下欄）。
- [3]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智度論》：「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床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床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熏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大正藏》53，頁934上欄至中欄）。《大智度論》卷一三（《大正藏》25，頁159中欄至下欄）所記略同。

[4] 偈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引《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53，頁935上欄）。《十住毘婆沙論》卷八（《大正藏》26，頁60中欄）同。

原文：

窺維循龍龍芻彗救騰祀矯。窺發騰鋒慨矯矯殺殺。窺  
慨窺効矯，矯矯禰禰翳窺、窺殺窺祀、窺殺窺嬰窺祀禰  
禰。慨詘禰効矯，翳禰禰禰鋒翳詘、窺詘祀、詘殺窺嬰，  
詘祀禰禰禰。慨隨矯効矯，翳禰、窺殺禰祀，窺窺祀禰  
矯禰窺芻禰禰。詘慨禰効矯，翳詘禰、窺殺禰祀，窺窺  
祀禰禰禰。窺禰禰窺窺，鋒禰詘禰禰慨禰，禰祀禰殺  
禰窺。窺慨禰効矯，窺禰窺窺窺窺窺窺，翳禰殺窺窺  
禰祀禰禰禰。窺窺窺窺窺窺窺慨禰効矯，窺窺慨禰禰禰禰  
窺慨禰。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禰。窺窺窺窺窺窺窺慨窺効矯，《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禰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鋒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慨禰、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効矯，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効），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効），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慨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𦏧。

### 漢譯：

次說戒之明相而使知之，不知則不悟而犯戒。不殺生者，自殺、教人殺、見殺隨喜，殺一切生命之想亦不可生。不偷盜者，知非己物而自盜、令人盜、見盜隨喜，盜之想亦不可生。不淫欲者，自淫、教人淫，乃至念而宣說欲語亦不可生。不妄語者，自妄語、教人妄語，乃至想亦不可生。若有知為惡，則欺誑雙雙不為，當在默然方便。不飲酒者，致醉諸酒皆當離棄，自飲乃至飲之想亦不可生。不為瓔珞塗香樂歌者，日常不著新勝飾身。歌舞作樂者，供奉三寶以外，少許作觀之想亦不可生。<sup>[1]</sup>不坐高廣大床上者，《阿含經》云：「床足一尺六寸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是量，方名高廣大床，不可坐也。小於是，亦不可坐金銀牙角床上。又佛、辟支佛、阿羅漢師眾床上亦不可長坐。」<sup>[2]</sup>不過中食者，自清晨至正午可食，而酒肉五辛除外。五辛者，《梵網》等經云：「一大蒜（漢語曰蒜），二革蔥（山上有，形同家蔥），三慈蔥（大食蔥也），四蘭蔥（漢語曰蔥），五興蕪（梵語也，番語謂一切辛臭。又說：亦名芸薹及阿魏）。」<sup>[3]</sup>又說戒中五辛者，一韭（漢語曰韭），二薤（漢語也，形同薑子，白薤也），三蔥，四蒜，五興蕪也。<sup>[4]</sup>白淨飲食為齋，逐日漸增。過中之後酒除外，可飲濾淨水及清汁，不得飲食其他。此即一日一夜所當受持。汝能受持否？弟子曰「能」時，闍梨作如是念：佛菩薩各自身放光明，入於弟子身中成戒，一切煩惱皆盡。諸佛乃至正法，我受此

戒，以善根饒益有情，故當成佛。令三誦而回向時，弟子敬禮佛及師，而起往為齋。若不暇，則先齋而後受戒亦得。

注釋：

[1] 本段文字似化自《法苑珠林》卷八九引《文殊問經》：「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咒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盜緣、咒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鍼一草不得故盜。……若佛子！自姪、教人姪，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姪，姪因姪業、姪法姪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姪。……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大正藏》53，頁937上欄至中欄）按《文殊師利問經》卷一作：「次言：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眾生，離殺生念。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念。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念。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念。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念。乃至菩提不著香花，亦不生念。乃至菩提不歌舞作樂，離歌舞念。」（《大正藏》14，頁496下欄至497上欄）

[2]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阿含經》：「高廣大床者，陛下足長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床。復有八種床：初四約物辨，體貴不合坐；下四約人辨，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床，二銀



窳臘彗躡躡，《窳躡茲》耑彗：散散窳躡。𢆶𢆶𢆶窳，  
 𢆶𢆶彗躡躡躡，𢆶𢆶躡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窳躡躡躡。

漢譯：

若無師，則於佛像處受之。《文殊問經》、《薩婆多論》及《梵網經》云：「所受戒之明相了然於心，始而至誠往佛像前，念如諸佛聖賢見在，其處如前供養懺悔，自求教乃至誦贊，皆念如佛親授<sup>[1]</sup>，而自如前曰善哉。念佛菩薩各自身放光明，入於自身中成戒，一切煩惱皆盡，敬禮而往為齋。」

次為齋之法，《齋經》云：「齋有三輩。一牧牛齋，如牧牛人求水草，愛擇甘美豐饒者也，此齋無福。二外道尼犍齋者，為齋時拜十由旬內諸神<sup>[2]</sup>，言我今日持齋，一日一夜不敢為惡，妻眷子女奴婢非是我有，有少許福，而邪見未離，故功德少。三正法齋者，受此八戒而為齋之人，福德無量。」<sup>[3]</sup>亦《境界經》云：「卯時齋則福德殊勝，過中齋則無福德。」<sup>[4]</sup>《毘羅三昧經》云：「平旦者，天飲食時也；正午者，法飲食時也；日暮者，畜牲飲食時也；昏夜者，鬼神飲食時也。」<sup>[5]</sup>故不可過中。

注釋：

- [1]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薩婆多論》：「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大正藏》53，頁934中欄）又卷八九引《梵網經》：「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大正藏》53，頁941上欄）按《梵網經》卷二作：「於佛菩薩形像前自誓受戒，當七日佛前懺悔，得見好相，便得戒。」（《大正藏》24，頁1006下欄）
- [2] 由旬，《齋經》卷一作「由延」，同為梵文 *yojana* 異譯，指一日行軍里程。《大唐西域記》卷二：「夫數量之稱，謂逾繕那（舊曰由旬，又曰逾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逾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大正藏》51，頁875下欄）
- [3]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佛說齋經》：「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為牧牛齋，二為尼撻齋，三為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為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撻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為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為惡，不為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撻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大正藏》53，頁935中欄）按《佛說齋經》卷一（《大正藏》1，頁911上欄）略同。
- [4] 「境界經」不知是否指《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然經中未見此文。此文惟出《念佛鏡》卷一引《大雲密藏





𦍇𦍇𦍇。𦍇𦍇

𦍇 𦍇 𦍇

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  
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𦍇。

漢譯：

有齋則往坐寂靜處，當執酒肉五辛以外之白食，而浮圓形相勿食。兩手取食，上舉不可過頭。以意遍滿法界，念如皆供奉三寶而受持其餘，置食面前，食先分盛淨器內，不足則以花汁滿之，器下變一青色「若」字，念三千界七寶之器，其間食中念「唵阿吽」三字。「吽」生青光，令食清淨。「阿」出紅光，令食為藥。「唵」生白光如乳酪。食豐器滿，三字共生光，入一切諸佛菩薩心中，念請智藥入食中如月色，三誦攝受「唵阿吽」咒，自心中「佛」種子字生光，悉請先食者及六趣有情，令在面前。復著種子字光，皆自身為「佛」，念舌尖上變青稞粒大「吽」字，為一支金剛杵。

唵 阿佉囉 謨佉 薩嚩達摩 阿也 阿耨 波喃企多 唵  
阿吽 發 莎賀<sup>[1]</sup>

咒三誦生光而服智藥，歡喜滿足，煩惱皆盡，證佛智滿。念時誦：

唵 伐折囉<sup>[2]</sup>

彈指奉送不顯，三誦《諸佛正法偈》回向，亦可於食飲未竟時為之。

注釋：



襪 隤 攷 敝 纒 紆 緇 糝 纒 纒 紉 叢 筯 。

頰 駁 舛 駁 駁 駁 ， 隤 隤 駁 駁 隤 隤 舛 舛 駁 駁 駁 駁 。

**漢譯：**

將飲食時，須作食之五種想。一來食由墾植收穫舂磨淘煮而成。二忖己德行，想受持之難。三防心離過，莫有苦嗔、甘貪、中癡。四想醫治。有情有二種病，常病及客病也。四百四病者，客病也；飢渴者，常病也，以飲食療之。五慈憫自身八萬四千蟲，欲有力修善故<sup>[1]</sup>，飲食時禁妄語。

次一口一匙而食時，當想為諸有情發菩提心。二口食時，當想為諸有情修菩提行。三口食時，謂有情當成佛。住於如此之想而如塗油之輪，食至略飽。《增一阿含經》云：

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2]

又外道之食而欲禁不能故，為鬼魅緣。凡俗癡愚未審而壞於修道，我佛設齋，令半日食，安於修道，故為齋也。飲畢時有殘餘，當施與食殘者食殘。施之法：

唵 優齊悉他 比陀 阿濕婆 娑訶<sup>[3]</sup>

咒三誦而施之。念如諸鬼神飽餐智藥而得解脫。更復有餘，則施與飢餓者。

**注釋：**

[1] 《釋氏要覽》卷一：「五觀（觀去聲。凡喫粥食，先須端





惡想。念言後豈可行其他不善之法？念以此善根，作我成佛時一切有情皆令成佛之想。

《破惡見論》所說隨敕齋日持誦。白月初八日，誦藥師琉璃光王佛名並誦其咒。誦此名咒一遍，則盡滅二劫所造罪愆<sup>[1]</sup>。其咒：

唵 南謨 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窣嚩 薜琉璃 鉢唎婆 囉闍也 但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也 但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摩訶鞞殺社 鞞殺社 三沒提揭帝 莎訶<sup>[2]</sup>

十四日誦阿彌陀佛之名並誦其咒，則盡滅四劫所造一切罪愆。其咒：

唵 啊彌怛嚩 唎哩 娑訶<sup>[3]</sup>

十五日誦釋迦牟尼佛之名並誦其咒，則盡滅三劫所造一切罪愆。其咒：

唵 末僂 末僂 摩訶末僂也 娑訶<sup>[4]</sup>

注釋：

[1] 《破惡見論》今不傳，引文不詳所出。

[2] 此為「藥師琉璃光佛咒」，出《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卷二，義淨譯作：「南謨 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窣嚩 薜琉璃 鉢唎婆 曷囉闍也 但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也 但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提揭帝 莎訶。」（《大正藏》14，頁414中欄至下欄）

[3] 此為「阿彌陀佛一字咒」，《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

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卷二但作「訖利」(《大正藏》19，頁 612 中欄)，西夏智廣、慧真《密咒圓因往生集》有徵引，並注云：「據諸師所傳，更加唵、啊彌怛囑并莎訶字亦得。」(《大正藏》46，頁 1011 下欄)

- [4] 此咒出處不明。考失譯《大佛頂廣聚陀羅尼經》卷四有「釋迦牟尼佛心咒」，作「唵 末里 末里 摩訶末里 塞囑訶」，其下又有「釋迦牟尼佛中心咒」，作「唵 末爾 末爾 薩羅 莎囑訶」(《大正藏》19，頁 167 上欄至中欄)，則《近住八齋戒文》咒語似由此二咒雜糅而成。

#### 原文：

𣪔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sup>13</sup>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𣪓

<sup>13</sup> 報𣪓 (等名)，5964 號抄本作「𣪓報」(名等)，未詳孰是。

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sup>14</sup>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  
 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  
 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𠃱。

**漢譯：**

黑月初八及十四、十五者，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日也。當知彼所持誦亦如白月。

若三齋，則初八、十五、三十日依次當誦藥師琉璃光王佛、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之名咒，滅罪法同前。如是一日一夜，三業清淨大精進，而至平旦時解齋。日未明時此方不可解齋。《婆沙論》云：「明相有三。日初現東方，照樹身，則天作黑色；照樹葉，則天作青色；高過樹，則天作白色。掌紋分明之時，始得解齋。」<sup>[1]</sup>解時不需急速，善日不可為惡。

次如上述飲食至誦《聖佛母》，三遍回向「以持此齋戒之善根，我當成佛，一切有情亦令成佛」。又三誦先受戒時之回向偈，乃至《諸佛正法》，亦三誦偈：「我以此齋戒善根饒益有情，故當成佛」。其後觀持齋者及所獲福德、所證無上菩提、所拔濟眾生，是否皆得一真平等自性。

**注釋：**

[1] 本段文字勘同《釋氏要覽》卷一：「《婆沙論云》：明相有三。初，日照剎部樹身，天作黑色；二，日照樹葉，天作青色；三，日過樹，天作白色。三色中取白色為正時。須舒手見掌文分明，始得食粥。」（《大正藏》54，頁274中

<sup>14</sup> 5964 號抄本「𠃱」(成)下有「𠃱」(第一人稱詞尾)字，是。





觀如幻在樂處。謂「是人壽終後，功德如我身」者，其後取報。上各成果分明，此世造因，後生受報也。此偈帝釋及如來依次所說<sup>[1]</sup>，故天樂等以意持齋戒，其後則如帝釋。若欲令一切有情成佛，發大菩提心而持此齋戒，則其人此世必定消滅諸苦，善神守護，聖賢攝受，不墮三惡趣，世生處見佛聞法，受人天娛樂，成究竟無上菩提道。虛空界無盡，超度此方一切有情，皆成究竟無上菩提道者也。故《增一阿含經》云：「佛言：『若欲求世間安樂，欲求作轉輪聖王，欲求作欲界、色界、無色界之聲聞、緣覺、佛乘者，皆當持八戒齋，隨願無所不獲，吾由持戒故成佛。』」<sup>[2]</sup>又今五濁漸教之時，為罪者多而修善者少，若於此時為齋持戒，則如火生蓮花，福德最多。故《優婆塞戒經》云：「彌勒佛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五濁時一日一夜受齋。」<sup>[3]</sup>

#### 注釋：

[1] 此偈帝釋及如來依次所說，指《別譯雜阿含經》卷三：「帝釋歡喜，即說偈言：月八十四日，及以十五日，并及神足月，受持清淨戒。是人得生天，功德如我身。佛告諸比丘：帝釋所說，不名善說。所以者何？若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應作是偈：月八十四日，及以十五日，並及神足月，受持清淨戒。斯人獲勝利，功德如我身。佛與羅漢應說斯偈。」（《大正藏》2，頁389上欄至中欄）

[2] 《法苑珠林》卷八八：「《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人中榮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

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大正藏》53，頁933上欄）按《增一阿含經》卷一六（《大正藏》2，頁626上欄）所記略同。

[3] 本句勘同《法苑珠林》卷八八引《優婆塞戒經》：「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大正藏》53，頁932上欄）按《優婆塞戒經》卷五作：「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大正藏》24，頁1063中欄）與西夏本不盡相合。

原文：

𐰃𐰣𐰖𐰟𐰩𐰪𐰫𐰬𐰭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sup>15</sup> 5964號抄本脫「𐰮」（或）字。

<sup>16</sup> 5964號抄本脫「𐰯」（可）字。

窺邕脣逐縻縻熈 鄺復禩仍祚縻祚 羸羸纒纒慨穉穉，  
犧羸狎穉緇纒纒。

脣逐貞臚纒<sup>17</sup>夜。

### 漢譯：

又此八戒齋者，最惡屠兒亦可得受。《涅槃經》云：「波羅奈國一屠兒，名廣額，日日殺無量羊。舍利子令受八戒一日一夜，命終得為多聞天王之子。況復他人？」<sup>[1]</sup>

《成實論》云：「問曰：『是八戒短於一日一夜或長於一日一夜受持，可否？』答曰：『或一日或一夜，或半日或半夜，或一月受持均可<sup>[2]</sup>，受時當分明時節而獲准。』釋曰：『一日一夜不全者，成七戒，不成齋。』問曰：『此受戒不全可乎？』答曰：『可。』』  
《俱舍論》曰：「受不全者，謂之妙行，不得名戒。<sup>[3]</sup>問曰：『略持八戒時，並持五戒、十善戒可乎？』答曰：『可。八戒全持以外，五戒十戒者，與限壽不等，則亦為妙行，不為戒。妙行福德雖不及持戒，亦增福德，勝於不持。』」

奉詔略明近住義，甘露點滴擊法鼓。所獲福德皆無遺，有情當共得佛道。

近住八戒戒文。

### 注釋：

[1]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涅槃經》：「波羅奈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

---

<sup>17</sup> 貞臚纒（八戒戒），5964號抄本作「貞纒臚」（八戒齋）。

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大正藏》53，頁933上欄）《大般涅槃經》卷一七（《大正藏》12，頁722中欄）同。

- [2]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成實論》：「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大正藏》53，頁934上欄）按《成實論》卷八作：「一日一夜，是事云何？答曰：是事無定。若一日一夜，若但一日，或但一夜，若半日，或半夜，隨能受時得出家。……問曰：是八分齋但應具受，為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有人言此法但齋一日一夜，是事不然。隨受多少戒，或可半日，乃至一月，有何咎耶？」（《大正藏》32，頁303中欄至下欄）與西夏本不盡相合。
- [3]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一四：「受此律儀必須晝夜，調至明旦日初出時。若不如斯依法受者，但生妙行，不得律儀。」（《大正藏》29，頁75中欄）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3.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戈爾巴喬娃和克恰諾夫)  
1963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西夏文寫本和刊本),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科羅科洛夫和克恰諾夫)  
1966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西夏譯漢文經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 Е. И. Кычанов (克恰諾夫)  
1999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西夏佛教文獻目錄),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黃永武

- 1981 《敦煌寶藏》第 10、1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李範文

- 1997 《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 1977 《西夏文華嚴經》第 3 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The Hsi-Hsia Avatamsaka sutra (Seikabun Kegongyō)  
vol.3. Kyōto: Kyōto University Bungakubu.

### 二、論文

K. Solonin

- 2012 “The Glimpses of Tangut Buddhism”, И.Ф. Попова сост.  
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野上俊靜 Nogami, Shunjō

1980 〈遼代の学僧思孝について——房山石経の一つの紹介〉, 仏教史学会編《仏教の歴史と文化：仏教史学会30周年記念論集》。京都：同朋舎。

"Ryōdai no Gakusō Shikō ni tsuite," in Bukkyō no Rekishi to Bunka: Bukkyōshigakkai 30 Shūnen Kinen Ronshū. Kyōto: Dōhōsha.

##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angut Version Eight Precepts for Approaching**

Nie, Hong-Yin \*

### **Abstrac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erves an interesting Tangut Buddhist text, The Eight Precepts for Lay People on Fasting Days,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a translation from its Chinese original in the neighboring Liao Empire. This paper translates this Buddhist text from Tangut back into Chinese and traces its citations to Chinese sources. The text lists many Tantric dharanis and practices. I believe that the text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Tangut Buddhism, which was an amalgamation of Exoteric Buddhism and Esoteric Buddhism.

**Keywords:** Tangut Buddhism, Eight Precepts for laypeople, amalgamation Exoteric Buddhism and Esoteric Buddhism, Xiao Buddhism

---

\*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